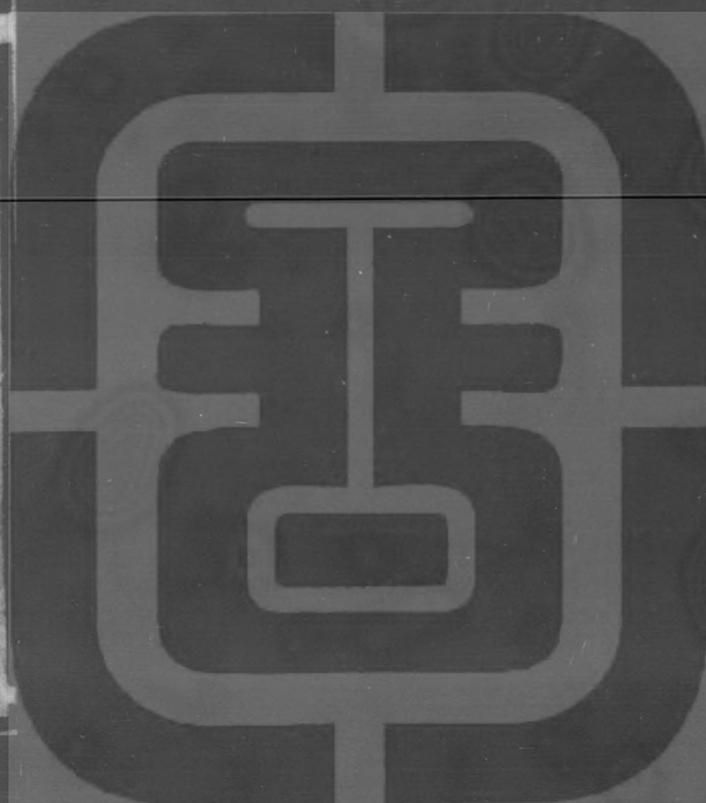


北齊



列傳第十七

北齊書二十五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

百藥撰

張纂

張亮

張耀

趙起

徐遠

王峻

王紘

張纂字徽纂代郡平城人也父烈桑乾太守纂初事爾朱榮又爲爾朱兆都督長史爲兆使於高祖遂被顧識高祖舉義山東劉延據相州拒守時纂亦在其中高祖攻而拔之以纂參丞相軍事纂性便僻左右出內稍見親待仍補行臺郎中高祖啓滅國封分賞文武纂隨例封壽張伯魏武帝末高祖赴洛以趙郡公琛爲行臺守晉陽以纂爲右丞轉相府功曹參軍事除右光祿大夫使於茹茹以銜命稱旨歷中外丞相二

府從事中郎邙山之役大獲俘虜高祖令纂部送京師魏帝賜絹五百疋封武安縣伯復爲高祖行臺右丞從征玉壁大軍將還山東行達晉州忽值寒雨士卒飢凍至有死者州以邊禁不聽入城于時纂爲別使遇見輒令開門內之分寄民家給其火食多所全濟高祖聞而善之纂事高祖二十餘歲傳通教令甚見親賞世宗嗣位侯景作亂潁川招引西魏以纂爲南道行臺與諸將率討之還除瀛州刺史會世宗入爲太

子少傅後與平原王段孝先行臺尚書辛術等
攻圍東楚仍拔廣陵涇州數城斬賊師東方白
額授儀同三司監築長城大使領步騎數千鎮
防北境還遷護軍將軍尋卒
張亮字伯德西河隰城人也少有幹用初事爾
朱兆拜平遠將軍以功封隰城縣伯邑五百戶
高祖討兆於晉陽兆奔秀容兆左右皆密通誠
款唯亮獨無啓疏及兆敗竄於窮山令亮及倉
頭陳山提斬已首以降皆不忍兆乃自縊於樹

伯德伏屍而哭高祖嘉歎之授丞相府參軍事
漸見親委以書記之任天平中爲世宗行臺郎
中典七兵事雖爲臺郎而常在高祖左右遷行
臺右丞高仲密之叛也與大司徒斛律金守河
陽周文帝於上流放火船燒河橋亮乃備小艇
百餘艘皆載長鑱鑱頭施釘火船將至即馳小
艇以釘釘之引鑱向岸火船不得及橋橋之獲
全亮之計也武定初拜太中大夫薛琰嘗夢亮
於山上挂絲以告亮旦占之曰山上絲幽字也

君其爲幽州乎數月亮出爲幽州刺史屬侯景
叛除平南將軍梁州刺史尋加都督楊穎等十
一州諸軍事兼行臺殿中尚書轉都督二豫揚
穎等八州軍事征西大將軍豫州刺史尚書右
僕射西南道行臺攻梁江夏穎陽等七城皆下
之亮性質直勤力彊濟深爲高祖世宗所信委
以腹心之任然少風裕好財利久在左右不能
廉潔及歷諸州咸有黷貨之聞武定末徵拜侍
中汾州大中正天保初授光祿勳加驃騎大將

軍儀同三司別封安定縣男轉中領軍尋卒於
位贈司空公

張耀字靈光上谷昌平人也父鳳晉州長史耀
少而貞謹頗曉吏職解褐給事中轉司徒水曹
行參軍義旗建高祖擢爲中軍大都督韓軌府
長史及軌除瀛冀二州刺史又以耀爲軌諮議
參軍後爲御史所劾州府僚佐及軌左右以賊
罪掛網者百有餘人唯耀以清白獨免徵爲丞
相府倉曹顯祖嗣事遷相府掾天保初賜爵都

亭鄉男攝倉庫二曹事諸有賜給常使耀典之
轉祕書丞遷尚書右丞顯祖曾因近出令耀居
守帝夜還耀不時開門勒兵嚴備帝駐蹕門外
久之催迫甚急耀以夜深真偽難辯須火至面
識門乃可開於是獨出見帝帝笑曰卿欲學郅
君章也乃使耀前開門然後入深嗟賞之賜以
錦采出爲南青州刺史未之任肅宗輔政累遷
祕書監耀歷事累世奉職恪勤咸見親待未嘗
有過每得祿賜散之宗族性節儉率素車服飲

食取給而已好讀春秋月一遍時人比之賈誼
道趙彥深嘗謂耀曰君研尋左氏豈求服虔杜
預之紕繆邪耀曰何爲其然乎左氏之書備敘
言事惡者可以自戒善者可以庶幾故厲已溫
習非欲詆訶古人之得失也天統元年世祖臨
朝耀奏事遇暴疾仆於御前帝下座臨視呼數
聲不應帝泣曰豈失我良臣也旬日卒時年六
十三詔稱耀忠貞平直溫恭廉慎贈開府儀同
三司尚書右僕射燕州刺史謚曰貞簡

趙起字興洛廣平人也父達幽州錄事參軍起性沉謹有幹用義旗建高祖以段榮爲定州刺史以起爲榮典籤除奉車都尉天平中徵爲相府騎曹累加中散大夫世宗嗣事出爲建州刺史累遷侍中起高祖世頻爲相府騎兵二局典知兵馬十有餘年至顯祖卽阼之後起罷州還闕雖歷位九卿侍中常以木官監兵馬出內驅使居腹心之寄與二張相亞出爲西交州刺史糾劾禁止歲餘以無驗獲免河清二年徵還晉

陽三年又加祠部尚書開府天統初轉太常卿食琅邪郡幹二年除滄州刺史加六州都督武平中卒於官

徐遠字彥遐廣寧石門人也其先出自廣平曾祖定爲雲中軍將平朔戍主因家於朔遠少習吏事郡辟功曹未幾與太守率戶赴義旗署防城都督除瘦陶縣令高祖以遠閑習書計命爲丞相騎兵參軍事常征伐克濟軍務深爲高祖所知累歷鉅鹿陳留二郡太守天保初爲御史

所劾遇赦免沉廢二年顯祖以遠勲舊將用爲
領軍府長史累遷東徐州刺史入爲太中大夫
河清初加衛將軍二年除使持節都督東楚州
諸軍事東楚州刺史天統二年授儀同三司衛
尉四年加開府右光祿大夫武平初卒遠爲治
慕寬和有恩惠至東楚其年冬邑郭大火城民
亡產業遠躬自赴救對之流涕仍爲經營皆得
安立長子世榮中書舍人黃門侍郎
王峻字巒嵩靈丘人也明悟有幹略高祖以爲

相府墨曹參軍坐事去官久之顯祖爲儀同開
府引爲城局參軍累遷恒州大中正世宗相府
外兵參軍隨諸軍平淮陰賜爵北平縣男除營
州刺史營州地接邊城賊數爲民患峻至州遠
設斥候廣置疑兵每有賊發常出其不意要擊
之賊不敢發合境獲安先是刺史陸士茂詐殺
室韋八百餘人因此朝貢遂絕至是峻分命將
士要其行路室韋果至大破之虜其首帥而還
因厚加恩禮放遣之室韋遂獻誠款朝貢不絕

峻有力焉初茹茹主菴羅辰率其餘黨東徙峻度其必來預爲之備未幾菴羅辰到頓軍城西峻乃設竒伏大破之獲其名王郁久間豆拔提等數十人送於京師菴羅辰於此遁走帝甚嘉之遷祕書監廢帝卽位除洛州刺史河陽道行臺左丞皇建中詔於洛州西界掘長塹三百里置城戍以防間諜河清元年徵拜祠部尚書詔詣晉陽檢校兵馬俄而還鄴轉太僕卿及車駕巡幸常與吏部尚書尉瑾輔皇太子諸親王同

知後事仍賜食梁郡幹遷侍中除都官尚書及周師寇逼詔峻以本官與東安王婁叡武興王普等自鄴率衆赴河陽禦之車駕幸洛陽以懸瓠爲周人所據復詔峻爲南道行臺與婁叡率軍南討未至周師棄城走仍使慰輯永郢二州四年春還京師坐違格私度禁物并盜截軍糧有司依格處斬家口配沒特詔決鞭一百除名配甲坊蠲其家口會赦免停廢私門天統二年授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尋加開府武平初除

侍中四年卒贈司空公

王紘字師羅太安狄那人也爲小部酋帥父基頗讀書有智略初從葛榮反榮授基濟北王寧州刺史後葛榮破而基據城不下爾朱榮遣使喻之然後始降榮後以爲府從事中郎令率衆鎮磨川榮死紘豆陵步藩虜基歸河西後逃歸爾朱兆高祖平兆以基爲都督除義寧太守基先於葛榮軍與周文帝相知及文帝據有關中高祖遣基與長史侯景同使於周文帝文帝留

基不遣基後逃歸除冀州長史後行肆州事元象初累遷南益州北豫州刺史所歷皆好聚斂然性和直吏民不甚患之興和四年冬爲奴所害時年六十五贈征東將軍吏部尚書定州刺史紘少好弓馬善騎射頗愛文學性機敏應對便捷年十三見揚州刺史太原郭元貞元貞撫其背曰汝讀何書對曰誦孝經曰孝經云何曰在上不驕爲下不亂元貞曰吾作刺史豈其驕乎紘曰公雖不驕君子防未萌亦願留意元貞

稱善年十五隨父在北豫州行臺侯景與人論
掩衣法爲當左爲當右尚書敬顯雋曰孔子云
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以此言之右衽爲是
紘進曰國家龍飛朔野雄步中原五帝異儀三
王殊制掩衣左右何足是非景竒其早慧賜以
名馬興和中世宗召爲庫直除奉朝請世宗暴
崩紘冒力捍禦以忠節賜爵平春縣男賚帛七
百段綾錦五十疋錢三萬并金帶駿馬仍除晉
陽令天保初加寧遠將軍頗爲顯祖所知待帝

嘗與左右飲酒曰快哉大樂紘對曰亦有大樂
亦有大苦帝曰何爲大苦紘曰長夜荒飲不寤
亡國破家身死名滅所謂大苦帝默然後責紘
曰爾與紘奚舍樂同事我兄舍樂死爾何爲不
死紘曰君亡臣死自是常節但賊豎力薄斫輕
故臣不死帝使燕子獻反縛紘長廣王捉頭帝
手刃將下紘曰楊遵彥崔季舒逃走避難位至
僕射尚書冒死效命之士反見屠戮曠古未有
此事帝投刃於地曰王師羅不得殺遂捨之乾

明元年昭帝作相補中外府功曹參軍事皇建
元年進爵義陽縣子河清三年與諸將征突厥
加驃騎大將軍天統元年除給事黃門侍郎加
射聲校尉四遷散騎常侍武平初開府儀同三
司紘上言突厥與宇文男來女往必當相與影
響南北寇邊宜選九州勁勇彊弩多據要險之
地伏願陛下哀忠念舊愛孤恤寡矜愚嘉善舍
過記功敦骨肉之情廣寬仁之路思堯舜之風
慕禹湯之德克已復禮以成美化天下幸甚五

年陳人寇淮南詔令羣臣共議禦捍封輔相請
出討擊紘曰官軍頻經失利人情騷動若復興
兵極武出頓江淮恐北狄西寇乘我之弊傾國
而來則世事去矣莫若薄賦省徭息民養士使
朝廷協睦遐邇歸心征之以仁義鼓之以道德
天下皆當肅清豈直僞陳而已高阿那肱謂衆
人曰從王武衛者南席衆皆同焉尋兼侍中聘
於周使還即正未幾而卒紘好著述作鑒誡二
十四篇頗有文義

史臣曰張纂等竝趨事霸朝申其功用皆有齊之良臣也伯德之慟哭伏屍靈光之拒關駐蹕有古人風焉

贊曰纂亮曜起徐遠紘峻奉日高昇凌風遠振樹死拒關終明信順

列傳第十七

北齊書二十五

列傳第十八

北齊書二十六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薛琚

敬顯雋

平鑒

薛琚字曇珍河南人其先代人本姓叱干氏父豹子魏徐州刺史琚形貌魁偉少以幹用稱爲典客令每引客見儀望甚美魏帝召而謂之曰卿風度峻整姿貌秀異後當升進何以處官琚

曰宗廟之禮不敢不敬朝廷之事不敢不忠自此以外非庸臣所及正元中行洛陽令部內肅然有犯法者未加拷掠直以辭理窮覈多得其情於是豪猾畏威事務簡靜時以久旱京師見囚悉召集華林理問寃滯洛陽繫獄唯有三人魏孝明嘉之賜縑百疋遷吏部尚書崔亮奏立停年之格不簡人才專問勞舊叔上書言黎元之命繫於長吏若得其人則蘇息有地任非其器爲患更深若使選曹唯取年勞不簡賢否便

義均行鴈次若貫魚執簿呼名一吏足矣數人而用何謂銓衡請不依此書奏不報後因引見復進諫曰共治天下本屬百官是以漢朝常令三公大臣舉賢良方正有道直言之士以爲長吏監撫黎元自晉末以來此風遂替今四方初定務在養民臣請依漢氏更立四科令三公貴臣各薦時賢以補郡縣明立條格防其阿黨之端詔下公卿議之事亦寢元天穆討邢杲也以叔爲行臺尚書時元顥已據鄴城天穆集文武

議其所先議者咸以杲衆甚盛宜先經略琣以爲邢杲聚衆無名雖強猶賊元顥皇室昵親來稱義舉此恐難測杲鼠盜狗竊非有遠志宜先討顥天穆以羣情所欲遂先討杲杲降軍還顥遂入洛天穆謂琣曰不用君言乃至於此天平初高祖引爲丞相長史琣宿有能名深被禮遇軍國之事多所聞知琣亦推誠盡節屢進忠讜高祖大舉西伐將度蒲津琣諫曰西賊連年飢饉無可食啗故冒死來入陝州欲取倉粟今高

司徒已圍陝城粟不得出但置兵諸道勿與野戰比及來年麥秋人民盡應餓死寶矩黑獺自然歸降願王無渡河也侯景亦曰今者之舉兵衆極大萬一不捷卒難收斂不如分爲二軍相繼而進前軍若勝後軍合力前軍承之高祖皆不納遂有沙苑之敗累遷尚書僕射卒臨終敕其子歛以時服踰月便葬不聽干求贈官自制喪車不加彫飾但用麻爲流蘇繩用網絡而已明器等物竝不令置琣久在省闈閑明簿領當

官剖斷敏速如流然天性險忌情義不篤外似
方格內實浮動受納貨賄曲法舞文深情刻薄
多所傷害士民畏惡之魏東平王元匡妾張氏
姪逸放恣淑初與姦通後納以爲婦惑其讒言
逐前妻于氏不認其子家內怨忿競相告列深
爲世所譏鄙贈青州刺史

敬顯雋字孝英平陽人少英俠有節操交結豪
傑爲羽林監高祖臨晉州雋因使謁見與語說
之乃啓爲別駕及義舉以雋爲行臺倉部郎中

從攻鄴令雋督造土山城拔又從平西胡轉都
官尚書與諸將征討累有功又從高祖平寇難
破周文帝敗侯景平壽春定淮南又略地三江
口多築城戍累除兗州刺史卒

平鑒字明達燕郡薊人父勝安州刺史鑒少聰
敏頗有志力受學於徐遵明不爲章句雖崇儒
業而有豪俠氣孝昌末盜賊蜂起見天下將亂
乃之洛陽與慕容儼騎馬爲友鑒性巧夜則胡
畫以供衣食謂其宗親曰運有污隆亂極則治

并州戎馬之地爾朱王命世之雄杖義建旗奉
辭問罪勞忠竭力今也其時遂相率奔爾朱榮
於晉陽因陳靜亂安民之策榮大奇之即署參
軍前鋒從平鞏密每陣先登除撫軍襄州刺史
高祖起義信都鑒自歸高祖謂鑒曰日者皇綱
中弛公已早竭忠誠今爾朱披猖又能去逆從
善搖落之時方識松筠即啓授征西懷州刺史
鑒奏請於州西故軹道築城以防遏西寇朝廷
從之尋而西魏來攻是時新築之城糧仗未集

甚有家風稍遷臨漳令魏書出庶與盧斐王松
年等訟其不平竝繫獄魏收書王慧龍自云大
原人又言王瓊不善事盧同附盧玄傳李平爲
陳留人云其家貧賤故斐等致訟語楊愔云魏
收合誅愔黨助魏收遂白顯祖罪斐等竝髡頭
鞭二百庶死於臨漳獄中庶兄岳痛之終身不
歷臨漳縣門

張宴之字熙德幼孤有至性爲母鄭氏教誨動
依禮典從尔朱榮平元顥賜爵武成子累遷尚

書二千石郎中高岳征潁川復以爲都督中兵
參軍兼記室宴之文士兼有武幹每與岳帷帳
之謀又嘗以短兵接刃親獲首級深爲岳所嗟
賞天保初文宣爲高陽王納宴之女爲妃令赴
晉陽成禮宴之後園陪讌坐客皆賦詩宴之詩
云天下有道主明臣直雖休勿休永貽世則文
宣笑曰得卿箴諷深以懌懷後行北徐州刺史
即真爲吏人所愛御史崔子武督察州郡至北
徐州無所劾劾唯得百姓所制清德頌數篇乃

舊來乏水衆情大懼南門內有一井隨汲卽竭
鑿乃具衣冠俯井而祝至旦有井泉涌溢合城
取之魏師敗還以功進位開府儀同三司時和
士開以佞幸勢傾朝列令人求鑿愛妾劉氏鑿
卽送之仍謂人曰老公夫阿劉與死何異要自
爲身作計不得不然由是除齊州刺史鑿歷牧
八州再臨懷州所在爲吏所思立碑頌德入爲
都官尚書令

列傳第十八

北齊書二十六

果有武力正光中破六韓拔陵構逆授普太尉
三部下降魏授後將軍第二領人酋長高祖起
義普遠通誠款高祖甚嘉之斛斯椿逼帝西出
授司空秦州刺史據覆靺城高祖平夏州普乃
率其部落來奔高祖躬白刃接授普河西公累
遷太尉朔州刺史卒

于洛字受洛干豪壯有武藝騎射過人爲鄉閭
所伏拔陵反隨父歸順除顯武將軍隨爾朱榮
每有戰功累遷汾州刺史驃騎將軍及起義信

都遠送誠款高祖嘉其父子俱至甚優其禮除
撫軍兼靈州刺史武帝入關除左僕射天平中
隨父東歸封建昌郡公再遷領軍將軍與諸將
圍獨孤如願於金墉及河陰之戰並有功高祖
以其父普尊老特崇禮之嘗親扶上馬洛免冠
稽首曰願出死力以報深恩及此也諸軍北
渡橋洛以一軍不動謂西人曰万俟受洛干在
此能來可來也西人畏而去高祖以雄壯名其
所營地爲回洛城洛慷慨有氣節勇銳冠時當

世推爲名將與和初卒

可朱渾元字道元自云遼東人世爲渠帥魏時擁衆內附曾祖護野肱終於懷朔鎮將遂家焉元寬仁有武略少與高祖相知北邊擾亂遂將家屬赴定州值鮮于修禮作亂元擁衆屬焉葛榮併修禮復以元爲梁王遂奔爾朱榮以爲別將隸天光征關中以功爲渭州刺史侯莫陳悅之殺賀拔岳也周文帝率岳所部還共圖悅元時助悅悅走元收其衆入據秦州爲周攻圍苦

戰結盟而罷元旣早被高祖知遇兼其母兄在東嘗有思歸之志恒遣表疏與高祖陰相往來周文忌元智勇知元懷貳發兵攻之元乃率所部發自渭州西北渡烏蘭津周文頻遣兵邀之元戰必摧之引軍歷河源二州境乃得東出靈州刺史曹湓女壻劉豐與元深相交結元因說豐以高祖英武非常克成大業豐自此便有委質之心遂資遣元元從靈州東北入雲州高祖聞其來也遣平陽守高崇持金環一枚以賜元

并運資糧遠遣候接元至晉陽引見執手賜帛千疋并奴婢田宅兄弟四人先在并州者進官爵元所部督將皆賞以爵邑封元縣公除車騎大將軍討西魏儀同金祚皇甫智達於東雍擒之遷并州刺史又與諸將征伐頻有剋捷降下天保初封扶風郡王頻從顯祖討山胡茹茹累有戰功遷太師薨贈假黃鉞太宰錄尚書元善於御衆行軍用兵務在持重前後出征未嘗負敗及卒朝廷深悼之皇建初配享世宗廟庭

劉豐字豐生普樂人也有雄姿壯氣果毅絕人有口辯好說兵事破六韓拔陵之亂豐以守城之功除普樂太守魏永安初除靈州鎮城大都督周文授以衛大將軍豐不受乃遣攻圍不剋豐遠慕高祖威德乃率戶數萬來奔高祖上豐爲平西將軍南汾州刺史遂與諸將征討平定寇亂又從高祖破周文於河陰豐功居多高祖執手嗟賞入爲左衛將軍出除殷州王思政據長社世宗命豐與清河王岳攻之豐建水攻之

策遂遏洧水以灌之水長魚鱉皆游焉九月至
四月城將陷豐與行臺慕容紹宗見北有白氣
同入船忽有暴風從東北來正晝昏暗飛沙走
礫船纜忽絕漂至城下豐游水向土山爲浪所
激不時至西人鈎之並爲敵人所害豐壯勇善
戰爲諸將所推死之日朝野駭惋贈大司馬司
徒公尚書令諡曰忠子曄嗣

破六韓常字保年附化人匈奴單于之裔也右
谷蠡王潘六奚沒於魏其子孫以潘六奚爲氏

後人訛誤以爲破六韓世領部落其父孔雀世
襲酋長孔雀少驍勇時宗人拔陵爲亂以孔雀
爲大都督司徒平南王孔雀率部下二萬人降
於爾朱榮詔加平北將軍第一領民酋長卒常
沉敏有膽略善騎射累遷平西將軍高祖起義
常爲附化守與万俟受洛于東歸高祖嘉之上
爲撫軍與諸將征討又從高祖攻擊諸寇累遷
車騎大將軍開府封平陽公除洛州刺史常啓
世宗曰常自鎮河陽以來頻出關口太谷二道

北制已北洛州已南所有要害頗所知悉而太谷南口去荆路踰一百經赤工坂是賊往還東西大道中間曠絕一百五十里賊之糧饟唯經此路愚謂於彼選形勝之處營築城戍安置士馬截其遠還自然不能更有行送世宗納其計遣大司馬斛律金等築楊志百家呼延三鎮常秩滿還晉陽拜太保滄州刺史卒贈尚書令司徒公太傅第一領民酋長假王謚曰忠武

金祚字神敬安定人也性驍雄尚氣任俠魏正

光中隴右賊起詔雍州刺史元猛討之召募狼家以爲軍導祚應選以軍功累遷龍驤將軍靈州刺史高祖舉義爾朱天光率關右之衆與仲遠等北抗義師天光留祚東秦摠督三州鎮靜二州天光敗歸高祖除車騎大將軍邛山之戰以大都督從破西軍祚除華州刺史加開府儀同三司別封臨濟縣子卒贈司空公

韋子粲字暉茂京兆人曾祖閬魏咸陽守父雋都水使者子粲仕郡功曹史累遷爲大行臺郎

中從爾朱天光平關右孝武入關以爲南汾州
刺史神武命將出討城陷子弟俱被獲送晉陽
蒙放免以粲爲并州長史累遷豫州刺史卒初
子粲兄弟十三人子姪親屬闔門百口悉在西
魏以子粲陷城不能死難多致誅滅歸國獲存
唯與弟道諧二人而已諧與粲俱入國粲富貴
之後遂特棄道諧令其異居所得廩祿略不相
及其不顧恩義如此

列傳第十九

北齊書二十七

列傳第二十

北齊書二十八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元坦

元斌

元孝友

元暉業

元弼

元韶

元坦祖魏獻文皇帝咸陽王禧第七子禧誅後

兄翼樹等五人相繼南奔故坦得承襲改封敷城王永安初復本封咸陽郡王累遷侍中莊帝從容謂曰王才非荀蔡中歲屢遷當由少長朕家故有超授初禧死後諸子貧乏坦兄弟爲彭城王勰所收養故有此言孝武初其兄樹見禽坦見樹旣長且賢慮其代已密勸朝廷以法除之樹知之泣謂坦曰我往因家難不能死亡寄食江湖受其爵命今者之來非由義至求活而已豈望榮華汝何肆其猜忌忘在原之義腰背

雖偉善無可稱坦作色而去樹死竟不臨哭坦歷司徒太尉太傅加侍中太師錄尚書事宗正司州牧雖祿厚位尊貪求滋甚賣獄鬻官不知紀極爲御史劾奏免官以王歸第尋起爲特進出爲冀州刺史專復聚斂每百姓納賦除正稅外別先責絹五疋然後爲受性好畋漁無日不出秋冬獵雉兔春夏捕魚蟹鷹犬常數百頭自言寧三日不食不能一日不獵入爲太常齊天保初准例降爵封新豐縣公除特進開府儀同

三司坐子世寶與通直散騎侍郎彭貴平因酒
醉誹謗妄說圖讖有司奏當死詔並宥之坦配
北營州死配所

元斌字善集祖魏獻文皇帝父高陽王雍從孝
莊於河陰遇害斌少襲祖爵歷位侍中尚書左
僕射斌美儀貌性寬和居官重慎頗爲齊文襄
愛賞齊天保初准例降爵爲高陽縣公拜右光
祿大夫二年從文宣討契丹還至白浪河以罪
賜死

元孝友祖魏太武皇帝兄臨淮王或無子令孝
友襲爵累遷滄州刺史爲政溫和好行小惠不
能清白而無所侵犯百姓亦以此便之魏靜帝
宴文襄於華林孝友因醉自譽又云陛下許賜
臣能帝笑曰朕恒聞王自道清文襄曰臨淮王
奉旨舍罪於是君臣俱笑而不罪孝友明於政
理嘗奏表曰令制百家爲黨族二十家爲閭五
家爲比隣百家之內有帥二十五人徵發皆免
苦樂不均羊少狼多復有蚕食此之爲弊久矣

京邑諸坊或七八百家唯一里正二史庶事無闕而況外州乎請依舊置三正之名不改而百家爲四閭閭二比計族省十二丁得十二匹貲絹略計見管之戶應二萬餘族一歲出貲絹二十四萬匹十五丁爲一番兵計得一萬六千兵此富國安人之道也古諸侯娶九女士一妻一妾晉令諸王置妾八人郡君侯妾六人官品令第一第二品有四妾第三第四有三妾第五第六有二妾第七第八有一妾所以陰教聿脩繼

嗣有廣廣繼嗣孝也脩陰教禮也而聖朝忽棄此數由來漸久將相多尚公主王侯娶后族故無妾媵習以爲常婦人不幸生逢今世舉朝旣是無妾天下殆皆一妻設令人彊志廣娶則家道離索身事迍邐內外親知共相嗤怪凡今之人通無準節父母嫁女則教以妬姑姊逢迎必相勸以忌以制夫爲婦德以能妬爲女工自云不受人欺畏他笑我王公猶自一心已下何敢二意夫妬忌之心生則妻妾之禮廢妻妾之禮

廢則姦淫之兆興斯臣之所以毒恨者也請以
王公第一品娶八通妻以備九女稱事二品備
七三品四品備五五品六品則一妻二妾限以
一周悉令充數若不充數及待妾非禮使妻妬
加捶撻免所居官其妻無子而不娶妾斯則自
絕無以血食祖父請科不孝之罪離遣其妻臣
之赤心義唯家國欲使吉凶無不合禮貴賤各
有其宜省人帥以出兵丁立倉儲以豐穀食設
賞格以擒姦盜行典令以示朝章庶使足食足

兵人信之矣又冒申妻妾之數正欲使王侯將
相功臣子弟苗胤滿朝傳祚無窮此臣之志也
詔付有司議奏不同孝友又言今人生爲阜隸
葬擬王侯存沒異途無復節制崇壯丘隴盛飾
祭儀隣里相榮稱爲至孝又夫婦之始王化所
先共食合瓢足以成禮而今之富者彌奢同牢
之設甚於祭饗累魚成山山有林木之上鸞鳳
斯存徒有煩勞終成委棄仰惟天意其或不然
請自茲以後若婚葬過禮者以違旨論官司不

加糺劾即與同罪孝友在尹積年以法自守甚著聲稱然性無骨鯁善事權勢爲正直者所譏齊天保初准例降爵封臨淮縣公拜光祿大夫二年冬被詔入晉陽宮出與元暉業同被害元弼字輔宗魏司空鬱之子性剛正有文學位中散大夫以世嫡應襲先爵爲季父尚書僕射麗因于氏親寵遂奪弼王爵橫授同母兄子誕於是弼絕棄人事託疾還私第宣武中爲侍中弼上表固讓入嵩山以穴爲室布衣蔬食卒建

元元年子暉業訴復王爵永安三年追贈尚書令司徒公謚曰文獻初弼嘗夢人謂之曰君身不得傳世封其紹先爵者君長子紹遠也弼覺即告暉業終如其言

元暉業字紹遠魏景穆皇帝之玄孫少險薄多與寇盜交通長乃變節涉子史亦頗屬文而慷慨有志節歷位司空太尉加特進領中書監錄尚書事文襄嘗問之曰比何所披覽對曰數尋伊霍之傳不讀曹馬之書暉業以時運漸謝不

復圖全唯事飲啗一日一羊三日一犢又嘗賦
詩云昔居王道泰濟濟富羣英今逢世路阻孤
兔鬱縱橫齊初降封美陽縣公開府儀同三司
特進暉業之在晉陽也無所交通居常閑暇乃
撰魏藩王家世號爲辯宗室錄四十卷行於世
位望隆重又以性氣不倫每被猜忌天保二年
從駕至晉陽於宮門外罵元韶曰爾不及一老
嫗背負壘與人何不打碎之我出此言即知死
也然爾亦詎得幾時文宣聞而殺之亦斬臨淮

公孝友孝友臨刑驚惶失措暉業神色自若仍
鑿冰沈其屍暉業弟昭業頗有學問位諫議大
夫莊帝幸洛南昭業立於閭闔門外叩馬諫帝
避之而過後勞勉之位給事黃門侍郎衛將軍
右光祿大夫卒謚曰文侯

元韶字世胄魏孝莊之姪避爾朱之難匿於嵩
山性好學美容儀初爾朱榮將入洛父劭恐以
韶寄所親榮陽太守鄭仲明仲明尋爲城人所
殺韶因亂與乳母相失遂與仲明兄子僧副避

難路中賊逼客恐不免因令韶下馬僧副謂客曰窮鳥投人尚或矜愍況諸王如何棄乎僧副舉刃逼之客乃退韶逢一老母姓程哀之隱於私家十餘日莊帝訪而獲焉襲封彭城王齊神武帝以孝武帝后配之魏室竒寶多隨后入韶家有二玉鉢相盛可轉而不可出馬瑀榼容三升玉縫之皆稱西域鬼作也歷位太尉侍中錄尚書司州牧進太傅齊天保元年降爵爲縣公韶性行溫裕以高氏壻頗膺時寵能自謙退臨

人有惠政好儒學禮致才彥愛林泉脩第宅華而不侈文宣嘗剃韶鬚髯加以粉黛衣婦人服以自隨曰我以彭城爲嬪御譏元氏微弱比之婦女十年太史奏云今年當除舊布新文宣謂韶曰漢光武何故中興韶曰爲誅諸劉不盡於是乃誅諸元以厭之遂以五月誅元世哲景武等二十五家餘十九家並禁止之韶幽於京畿地牢絕食啗衣袖而死及七月大誅元氏自昭成已下並無遺焉或父祖爲王或身常貴顯或

兄弟強壯皆斬東市其嬰兒投於空中承之以
稍前後死者凡七百二十一人悉投屍漳水剖
魚者多得爪甲都下爲之久不食魚

贊曰元氏蕃熾憑茲慶靈道隨終運命偶淫刑

此卷牽合北史而成

列傳第二十

北齊書二十八

列傳第二十一

北齊書二十九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李渾

子湛 渾弟繪 族子公緒

李璵

弟瑾 族弟曉

鄭述祖

子元德

李渾字季初趙郡栢人人也曾祖靈魏鉅鹿公
父遵魏冀州征東府司馬京兆王愉冀州起逆
害遵渾以父死王事除給事中時四方多難乃
謝病求爲青州征東府司馬與河間邢邵北海

王昕俱奉老母攜妻子同赴青齊未幾而爾朱榮入洛衣冠殲盡論者以爲知機永安初除散騎常侍普泰中崔社客反於海岱攻圍青州詔渾爲征東軍都官尚書行臺赴援而社客宿將多謀諸城各自保固壁清野時議有異同渾曰社客賊之根本圍城復踰海朔烏合之衆易可崩離若簡練驍勇銜枚夜行徑趣營下出其不意咄嗟之間便可擒殄如社客就擒則諸郡可傳檄而定何意冒熱攻城徒損軍士諸將遲疑

渾乃決行未明達城下賊徒驚散生擒社客斬首送洛海隅清定後除光祿大夫兼常侍聘使至梁梁武謂之曰伯陽之後久而彌盛趙李人物今實居多常侍曾經將領今復充使文武不墜良屬斯人使還爲東郡太守以賊徵還世宗使武士提以入渾抗言曰將軍今日猶自禮賢耶世宗笑而捨之天保初除太子少保時邢邵爲少師楊愔爲少傅論者爲榮以參禪代儀注賜爵涇陽縣男刪定麟趾格尋除海州刺史亡

人反共攻州城城中多石無井常食海水賊絕其路城內先有一池時旱久涸一朝天雨泉流涌溢賊以爲神應時駭散渾督勵將士捕斬渠師渾妾郭氏在州干政納貨坐免官卒于鄴子湛字處元涉獵文史有家風爲太子舍人兼常侍聘陳渾與弟繪偉俱爲聘梁使生湛又爲使副是以趙郡人士目爲四使之門

繪字敬文年六歲便自願入學家人偶以年俗忌約而弗許伺其伯姊筆牘之閑而輒竊用未

幾遂通急就章內外異之以爲非常兒也及長儀貌端偉神情朗雋河間邢晏即繪舅也與繪清言歎其高遠每稱曰若披雲霧如對珠玉宅相之寄良在此甥齊王蕭寶夤引爲主簿記室專管表檄待以賓友之禮司徒高邕辟爲從事中郎徵至洛時勅侍中西河王祕書監常景選儒學十人緝撰五禮繪與太原王乂同掌軍禮魏靜帝於顯陽殿講孝經禮記繪與從弟騫裴伯莊魏收盧元明等俱爲錄議素長筆札尤能

傳受緝綴詞議簡舉可觀天平初世宗用爲丞相司馬每罷朝文武總集對揚王庭常令繪先發言端爲羣僚之首音辭辯正風儀都雅聽者悚然武定初兼常侍爲聘梁使主梁武帝問繪高相今在何處繪曰今在晉陽肅遏邊寇梁武曰黑獺若爲形容高相作何經略繪曰黑獺遊魂關右人神狀毒連歲凶災百姓懷土丞相竒略不世畜銳觀釁攻昧取亡勢必不遠梁武曰如卿言極佳與梁人汎言氏族表狎曰未若我

本自出黃帝姓在十四之限繪曰兄所出雖遠當共車千秋分一字耳一坐大笑前後行人皆通啓求市繪獨守清尚梁人重其廉潔使還拜平南將軍高陽內史郡境舊有三猛獸民常患之繪欲修檻遂因鬪俱死咸以爲化感所致皆請申上繪不聽高相東巡郡國在羸州城西駐馬久立使慰之曰孤在晉知山東守唯卿一人用意及入境觀風信如所聞但善始令終將位至不次河間守崔謀恃其弟暹勢從繪乞麋角

鷓鴣羽繪卷書曰鷓有六翮飛則冲天麋有四足走便入海下官膚體疏懶手足遲鈍不能逐飛追走遠事傍人是時世宗使暹選司徒長史暹薦繪既而不果咸謂由此書天保初爲司徒右長史繪質性方重未嘗趨事權勢以此久而屈沉卒贈南青州刺史謚曰景

公緒字穆叔渾族兄藉之子性聰敏博通經傳魏末異州司馬疾去官後以侍御史徵不至卒公緒沉冥樂道不關世務故誓心不仕尤善陰

陽圖緯之學嘗語人云吾每觀齊之分野福德不多國家世祚終於四七及齊亡之歲上距天保之元二十八年矣公緒潛居自待雅好著書撰典言十卷又撰所疑五卷喪服章句一卷古今略記二十卷玄子五卷趙語十三卷竝行於世

李璵字道璠隴西成紀人涼武昭王暠之五世孫父韶並有重名於魏代璵溫雅有識量釋褐太尉行參軍累遷司徒右長史及遷都於鄴留

於後監掌府藏及撤運宮廟材木以明幹見稱
累遷驃騎大將軍東徐州刺史解州還遂稱老
疾不求仕齊受禪進璵兼前將軍導從於圓丘
行禮璵意不願榮名兩朝雖以宿舊被徵過事
即絕朝請天保四年卒子詮韞誦韞無行誦以
女妻穆提婆子懷廐超遷臨漳令儀同三司韞
與陸令萱女弟私通令萱奏授太子舍人弟瑾
字道瑜名在魏書才識之美見稱當代瑾六子
彥之倩之壽之禮之行之凝之並有器望行之

與兄弟深相友愛又風素夷簡爲士友所稱范
陽盧思道是其舅子嘗贈詩云水衡稱逸人潘
陽有世親形骸預冠蓋心思出風塵時人以爲
實錄璵從弟曉字仁略魏太尉虔子學涉有思
理釋褐負外侍郎爾朱榮之害朝士將行曉衣
冠爲鼠所噬遂不成行得免河陰之難及遷都
鄴曉便寓居清河託從母兄崔俊宅給良田三
十頃曉遂築室安居訓勗子姪無復宦情武定
末以世道方泰乃入都從仕除頓丘守卒

鄭述祖字恭文滎陽開封人祖羲魏中書令父道昭魏祕書監述祖少聰敏好屬文有風檢爲先達所稱譽釋褐司空行參軍天保初累遷太子少師儀同三司兗州刺史時穆子容爲巡省使歎曰古人有言聞伯夷之風貪夫廉懦夫有立今於鄭兗州見之矣初述祖父爲兗州於城南小山起齋亭刻石爲記述祖時年九歲及爲刺史往尋舊迹得一破石有銘云中岳先生鄭道昭之白雲堂述祖對之嗚咽悲動羣寮有人

入市盜希其父怒曰何忍欺人君執之以歸首述祖特原之自是之後境內無盜人歌之曰大鄭公小鄭公相去五十載風教猶尚同述祖能鼓琴自造龍吟十弄云嘗夢人彈琴寤而寫得當時以爲絕妙所在好爲山池松竹交植盛饌以待賓客將迎不倦未貴時在鄉單馬出行忽有騎者數百見述祖皆下馬曰公在此行列而拜述祖顧問從人皆不見心甚異之未幾被徵終歷顯位及病篤乃自言之且曰吾今老矣一

生富貴足矣以清白之名遺子孫死無所恨遂
卒於州述祖女爲趙郡王叡妃述祖常坐受王
拜命坐王乃坐妃薨後王更娶鄭道蔭女王坐
受道蔭拜王命坐乃敢坐王謂道蔭曰鄭尚書
風德如此又貴重宿舊君不得譬之
子元德多藝術官至琅邪太守

元德從父弟元禮字文規少好學愛文藻有名
望世宗引爲館客歷太子舍人崔昂妻即元禮
之姊也魏收又昂之妹夫嘗持元禮數篇詩示
盧思道乃謂思道云看元禮北來詩詠亦當不
減魏收答云未覺元禮賢於魏收但知妹夫踈
於婦弟元禮入周卒於始州別駕

此卷雖非北史而無論贊疑尚非正史

北齊書二十九

列傳第二十一 北齊書二十九

列傳第二十二 北齊書三十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崔暹 子達挈

高德政

崔昂

崔暹字季倫博陵安平人漢尚書寔之後也世為北州著姓父穆州主簿暹少為書生避地勃海依高乾以妹妻乾弟慎慎後臨光州啓暹為長史趙郡公琛鎮定州辟為開府諮議隨琛往晉

陽高祖與語說之以兼丞相長史高祖舉兵將入洛留暹佐琛知後事謂之曰丈夫相知豈在新舊軍戎事重留守任切家弟年少未閑事宜凡百後事一以相屬握手殷勤至於三四後遷左丞吏部郎主議麟趾格暹親遇日隆好薦人士言邢邵宜任府僚兼任機密世宗因以徵邵甚見親重言論之際劭遂毀暹世宗不悅謂暹曰卿說子才之長子才專言卿短此癡人也暹曰子才言暹短暹說子才長皆是實事不爲癡

也高慎之叛與暹有隙高祖欲殺之世宗救免武定初遷御史中尉選畢義雲盧潛宋欽道李愔崔瞻杜蕤嵇曄酈伯偉崔子武李廣皆爲御史世稱其知人世宗欲假暹威勢諸公在坐令暹高視徐步兩人擎裾而入世宗分庭對揖暹不讓席而坐觴再行便辭退世宗曰下官薄有蔬食願公少留暹曰適受勅在臺檢校遂不待食而去世宗降階送之旬日後世宗與諸公出之東山遇暹於道前驅爲赤棒所擊世宗回馬

避之暹前後表彈尚書令司馬子如及尚書元
羨雍州刺史慕容獻又彈太師咸陽王坦弁州
刺史可朱渾道元罪狀極筆竝免官其餘死黜
者甚衆高祖書與鄴下諸貴曰崔暹昔事家第
爲定州長史後吾兒開府諮議及遷左丞吏部
郎吾未知其能也始居憲臺乃爾糾劾咸陽王
司馬令並是吾對門布衣之舊尊貴親昵無過
二人同時獲罪吾不能救諸君其慎之高祖如
京師羣官迎於紫陌高祖握暹手而勞之曰往

前朝廷豈無法官而天下貪婪莫肯糾劾中尉
盡心爲國不避豪強遂使遠邇肅清羣公奉法
衝鋒陷陣大有其人當官正色今始見之今榮
華富貴直是中尉自取高諱父子無以相報賜
暹良馬使騎之以從且行且語暹下拜馬驚走
高祖親爲擁之而授轡魏帝宴於華林園謂高
祖曰自頃朝貴牧守令長所在百司多有貪暴
侵削下人朝廷之中有用心公平直言彈劾不
避親戚者王可勸酒高祖降階跪而言曰唯御

史中尉崔暹一人謹奉明旨敢以酒勸并臣所射賜物千匹乞回賜之帝曰崔中尉爲法道俗齊整暹謝曰此自陛下風化所加大將軍臣澄勸獎之力世宗退謂暹曰我尚畏羨何況餘人由是威名日盛內外莫不畏服高祖崩未發喪世宗以暹爲度支尚書兼僕射委以心腹之寄暹憂國如家以天下爲己任世宗車服過度誅戮變常言談進止或有虧失暹每厲色極言世宗亦爲之止有囚數百世宗盡欲誅之每催文

帳進故緩之不以時進世宗意釋竟以獲免自出身從官常日晏乃歸侵曉則與兄弟問母之起居暮則嘗食視寢然後至外齋對親賓一生不問家事魏梁通和要貴皆遣人隨聘使交易暹惟寄求佛經梁武帝聞之爲繕寫以幡花寶蓋贊唄送至館焉然而好大言調戲無節密令沙門明藏著佛性論而署己名傳諸江表子達挈年十三暹命儒者權會教其說周易兩字乃集朝貴名流令達挈昇高座開講趙郡陸仲讓

陽屈服之暹喜擢仲讓爲司徒中郎鄴下爲之
語曰講義兩行得中郎此皆暹之短也顯祖初
嗣霸業司馬子如等挾舊怨言暹罪重謂宜罰
之高隆之亦言宜寬政網去苛察法官黜崔暹
則得遠近人意顯祖從之及踐阼譖毀之者猶
不息帝乃令都督陳山提等搜暹家甚貧匱唯
得高祖世宗與暹書千餘紙多論軍國大事帝
嗟賞之仍不免衆口乃流暹於馬城晝則負土
供作夜則置諸地牢歲餘奴告暹謀反鑣赴晉

陽無實釋而勞之尋遷太常卿帝謂羣臣曰崔
太常清正天下無雙卿等不及初世宗欲以妹
嫁暹子而會世宗崩遂寢至是羣臣讌於宣光
殿貴戚之子多在焉顯祖歷與之語於坐上親
作書與暹曰賢子達拏甚有才學亡兄女樂安
公主魏帝外甥內外敬待勝朕諸妹思成大兄
宿志乃以主降達拏天保末爲右僕射帝謂左
右曰崔暹諫我飲酒過多然我飲酒何所妨常
山王私謂暹曰至尊威嚴多醉太后尚不能致

言吾兄弟亦杜口僕射獨能犯顏內外深相感
 愧十年暹以疾卒帝撫靈而哭贈開府達拏温
 良清謹有識學少歷職為司農卿入周謀反伏
 誅天保時顯祖嘗問樂安公主達拏於汝何似
 荅曰甚相敬重唯阿家憎兒顯祖召達拏母入
 內殺之投屍漳水齊滅達拏殺主以復讎

高德政字士貞勃海蓆人父顯魏滄州刺史德
 政幼而敏慧有風神儀表顯祖引為開府參軍
 甚相親狎高祖又擢為相府掾委以

腹心遷黃門侍郎世宗嗣業如晉陽顯祖在京
 居守令德政參掌機密彌見親重世宗暴崩事
 出倉卒羣情草草勲將等以續戎事重勸帝早
 赴晉陽帝亦回違不能自決夜中召楊愔杜弼
 崔季舒及德政等始定策焉以楊愔居守德政
 與帝舊相昵愛言無不盡散騎常侍徐之才館
 客宋景業先為天文圖讖之學又陳山提家客
 楊子術有所援引並因德政勸顯祖行禪代之
 事德政又披心固請帝乃手書與楊愔具論諸

人勸進意德政恐情猶豫不決自請馳驛赴京
託以餘事唯與楊愔言愔方相應和德政還未
至帝便發晉陽至平城都召諸勳將入告以禪
讓之事諸將等忽聞皆愕然莫敢荅者時杜弼
爲長史密啓顯祖云關西是國家勍敵若今受
魏禪恐其稱義兵挾天子而東向王將何以待
之顯祖入召弼入與徐之才相告之才云今與
王爭天下者彼意亦欲爲帝譬如逐兔滿市一
人得之衆心皆定今若先受魏禪關西自應息

心縱欲屈強止當逐我稱帝必宜知機先覺無
容後以數人弼無以荅帝已遣馳驛向鄴書與
太尉高岳尚書令高隆之領軍婁叡侍中張亮
黃門趙彥深楊愔等岳等馳傳至高陽驛帝使
約曰知諸貴等意不須來唯楊愔見高岳等竝
還帝以衆人意未協又先得太后旨云汝父如
龍汝兄如虎尚以人臣終汝何容欲行舜禹事
此亦非汝意正是高德政教汝又說者以爲昔
周武王再駕盟津然始革命於是乃旋晉陽自

是居常不悅徐之才宋景業等每言卜筮雜占陰陽緯候必宜五月應天順人德政亦敦勸不已仍白帝追魏收收至今撰禪讓詔冊九錫建臺及勸進文表至五月初帝發晉陽德政又錄在鄴諸事條進於帝帝令陳山提馳驛齎事條并密書與楊愔大略令撰儀注防察魏室諸王山提以五月至鄴楊愔即召太常卿邢邵七兵尚書崔陵度支尚書陸操詹事王昕黃門侍郎陽休之中書侍郎裴讓之等議撰儀注六日要

魏太傅咸陽王坦等摠集引入北宮留于東齋受禪後乃放還宅帝初發至亭前所乘馬忽倒意甚惡之大以沉吟至平城都便不復肯進德政徐之才苦請帝曰山提先去若爲形容恐其漏泄不果即命司馬子如杜弼馳驛續入觀察物情七日子如等至鄴衆人以事勢已決無敢異言八日楊愔書中旨以魏襄城王昶并司空公潘相樂侍中張亮黃門趙彥深入通奏事魏孝靜在昭陽殿引見昶云五行遯運有始有終

齊王聖德欽明萬方歸仰臣等昧死聞奏願陛下則堯禪舜魏帝便歛容曰此事推挹已久謹當遜避又道若爾須作詔中書侍郎崔劼奏云詔已作訖即付楊愔進於魏靜帝凡有十餘條悉書魏靜云安置朕何所復若爲去楊愔對在北城別有館宇還備法駕依常仗衛而去魏靜帝於是下御坐就東廊口詠范蔚宗後漢書贊云獻生不辰身播國屯終我四百永作虞賓所司尋奏請發魏靜帝曰人念遺簪弊屨欲與六宮別可乎乃入與夫人嬪御以下訣別莫不獻歔掩涕嬪趙國李氏口誦陳思王詩云王其愛玉體俱享黃髮期魏靜帝登車出萬春門直長趙道德在車中陪侍百官在門外拜辭遂入北城下司馬子如南宅帝至城南頓所受禪之日除德政爲侍中尋封藍田縣公七年遷尚書右僕射兼侍中食勃海郡幹德政與尚書令楊愔綱紀政事多有弘益顯祖末年縱酒酣醉所爲不法德政屢進忠言後召德政飲不從又進言

於前諫曰陛下道我尋休今乃甚於既往其若社稷何其若太后何帝不悅又謂左右云高德政恒以精神凌逼人德政甚懼乃稱疾屏居佛寺兼學坐禪爲退身之計帝謂楊愔曰我大憂德政其病何似愔以禪代之際因德政言情切至方致誠款常內忌之由是荅云陛下若用作冀州刺史病即自差帝從之德政見除書而起帝大怒召德政謂之曰聞爾病我爲爾針親以刀子刺之血流霑地又使曳下斬去其趾劉桃

枝捉刀不敢下帝起臨階砌切責桃枝曰爾頭即墮地因索大刀自帶欲下階桃枝乃斬足之三指帝怒不解禁德政於門下其夜開城門以氈輦送還家旦日德政妻出寶物滿四牀欲以寄人帝奄至其宅見而怒曰我府藏猶無此物詰其所從得皆諸元賂之也遂曳出斬之時妻出拜又斬之并其子祭酒伯堅德政死後顯祖謂羣臣曰高德政常言宜用漢人除鮮卑此即合死又教我誅諸元我今殺之爲諸元報讎也

帝後悔贈太保嫡孫王臣襲焉

崔昂字懷遠博陵安平人也祖挺魏幽州刺史昂年七歲而孤伯父吏部尚書孝芬嘗謂所親曰此兒終當遠至是吾家千里駒也昂性端直少華沉深有志略堅實難傾動少好章句頗綜文詞世宗廣開幕府引爲記室參軍委以腹心之任世宗入輔朝政召爲開府長史時勲將親族賓客在都下放縱多行不軌孫騰司馬子如之門尤劇昂受世宗密旨以法繩之未幾之間

內外齊肅遷尚書左丞其年又兼度支尚書左丞之兼尚書近代未有昂獨爲冠首朝野榮之武定六年甘露降於宮闕文武官寮同賀顯陽殿魏帝問僕射崔暹尚書楊愔等曰自古甘露之瑞漢魏多少可各言往代所降之處德化感致所由次問昂昂曰案符瑞圖王者德致於天則甘露降吉凶兩門不由符瑞故桑雉爲戒實啓中興小鳥孕大未聞福感所願陛下雖休勿休允答天意帝爲歛容曰朕旣無德何以當此

齊受禪遷散騎常侍兼太府卿大司農卿二寺所掌世號繁劇昂校理有術下無姦僞經手歷目知無不爲朝廷歎其至公又奏上橫市妄費事三百一十四條詔下依啓狀速議以聞其年與太子少師邢邵議定國初禮仍封華陽縣男又詔刪定律令損益禮樂令尚書右僕射薛琚等四十三人在領軍府議定又勅昂云若諸人不相遵納卿可依事啓聞昂奉勅笑曰正合生平之願昂素勤慎奉勅之後彌自警勗部分科

條校正今古所增損十有七八轉廷尉卿昂本性清嚴凡見黷貨輩疾之若讎以是治獄文深世論不以平恕相許顯祖幸東山百官預譏升射堂帝召昂於御坐前謂曰舊人多出爲州我欲以臺閣中相付當用卿爲令僕勿望刺史卿六十外當與卿本州中間州不可得也後九卿以上陪集東宮帝指昂及尉瑾司馬子瑞謂太子曰此是國家柱石汝宜記之未幾復侍讌金鳳臺帝歷數諸人咸有罪負至昂曰崔昂直臣

魏收才士婦兄妹夫俱省罪過天保十年策拜
儀同燕子獻百司陪列昂在行中帝特召昂至
御所曰歷思群臣可綱紀省闈者唯翼卿一人
即日除爲兼右僕射數日後昂因入奏事帝謂
尚書令楊愔曰昨不與崔昂正者言其太速欲
明年真之終是除正何事早晚可除正僕射明
日即拜爲真楊愔少時與昂不平顯祖崩後遂
免昂僕射除儀同三司後坐事除名卒祠部尚
書昂有風調才識舊立堅正剛直之名然好探
揣上意感激時主或列陰私罪失深爲顯祖所
知賞發言獎護人莫之能毀議曹律令京畿密
獄及朝廷之大事多委之昂情尚嚴猛好行鞭
撻雖苦楚萬端對之自若前者崔暹季舒爲之
親援後乃高德政是其中表常有挾恃意色矜
高以此不爲各流所服子液嗣

列傳第二十二

北齊書三十

列傳第二十三

北齊書三十一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王昕弟暉

王昕字元景北海劇人六世祖猛秦苻堅丞相家於華山之鄜城父雲仕魏朝有名望昕少篤學讀書太尉汝南王悅辟騎兵參軍舊事王出射武服持刀陪從昕恥之未嘗肯依行列悅好逸遊或馳騁信宿昕輒棄還悅乃令騎馬在前手爲驅策昕舍轡高拱任馬所之左右言其誕

慢悅曰府望惟在此賢不可責也悅數散錢於地令諸佐爭拾之昕獨不拾悅又散銀錢以目昕昕乃取其一悅與府寮飲酒起自移牀人爭進手昕獨執版却立悅於是作色曰我帝孫帝子帝弟帝叔今爲宴適親起輿牀卿是何人獨爲偃蹇對曰元景位望微劣不足使殿下式瞻儀形安敢以親王寮案從廝養之後悅謝焉坐上皆引滿酣暢昕先起卧閑室頻召不至悅乃自詣呼之曰懷其才而忽府主可謂仁乎昕口

商辛沉湎其亡也忽諸府主自忽微寮敢任其咎悅大笑而去累遷東萊太守後吏部尚書李神雋奏言比因多故常侍遂無負限今以王元景等爲常侍定限八負加金紫光祿大夫武帝或時袒露與近臣戲狎每見昕即正冠而斂容焉昕體素甚肥遭喪後遂終身羸瘠楊愔重其德業以爲人之師表遷祕書監昕少與邢邵俱爲元羅賓友及守東萊邵舉室就之郡人以邵是邢杲從弟會兵將執之昕以身蔽伏其上呼

曰欲執邢子才當先殺我邵乃免焉昕雅好清
言詞無淺俗在東萊獲殺其同行侶者詰之未
服昕謂之曰彼物故不歸卿無恙而反何以自
明邢邵後見世宗說此言以爲笑樂昕聞之故
詣邵曰卿不識造化還謂人曰子才應死我罵
之極深顯祖以昕䟽誕非濟世所須罵之曰好
門戶惡人身又有讒之者曰王元景每嗟水運
不應遂絕帝愈怒乃下詔徙幽州後徵還除銀
青光祿大夫判祠部尚書事帝怒臨漳令嵇曄

及舍人李文師以曄賜薛農洛文師賜崔士順
爲奴鄭子默私謂昕曰自古無朝士作奴昕曰
箕子爲之奴何言無也子默遂以昕言啓顯祖
仍曰王元景比陛下於殷紂楊愔微爲解之帝
謂愔曰王元景是爾博士爾語皆元景所教帝
後與朝臣酣飲昕稱病不至帝遣騎執之見方
搖膝吟詠遂斬於御前投尸漳水天保十年也
有文集二十卷子顛昕母清河崔氏學識有風
訓生九子並風流蘊藉世號王氏九龍

弟晞字叔朗小名沙弥幼而孝謹淹雅有器度
好學不倦美容儀有風則魏末隨母兄東適海
隅與邢子良遊處子良愛其清悟與其在洛兩
兄書曰賢弟弥郎意識深遠曠達不羈簡於造
次言必詣理吟詠情性往往麗絕恐足下方難
爲兄不假慮其不進也魏永安初第二兄暉聘
梁啓晞釋褐除員外散騎侍郎徵署廣平王開
府功曹史晞願養母竟不受署母終後仍屬遷
鄴遨遊鞏洛悅其山水與范陽盧元明鉅鹿魏

李景結侶同契徃天陵山浩然有終焉之志及
西魏將獨孤信入洛署爲開府記室晞稱先被
犬傷困篤不起有故人疑其所傷非獒書勸令
起晞復書曰辱告存念見令起疾循復眷旨似
疑吾所傷未必是獒吾豈願其必獒但理契無
疑耳就足下疑之亦有過說足下旣疑其非獒
亦可疑其是獒其疑半矣若疑其是獒而營護
雖獒亦無損疑其非獒而不療儻是獒則難救
然則過療則致萬全過不療或至於死若王晞

無可惜也則不足取既取之便是可惜奈何奪其萬全任其或死且將軍威德所被颺飛霧襲方掩八紘豈在一介若必從隗始先須濟其生靈足下何不從容爲將軍言也於是方得見寬俄而信返晞遂歸鄴齊神武訪朝廷子弟忠孝謹密者令與諸子遊晞與清河崔瞻頓丘李度范陽盧正通首應此選文襄時爲大將軍握晞等手曰我弟並向成長志識未定近善狎惡不能不移吾弟成立不負義方卿祿位常亞吾弟

若苟使迴邪致相註誤罪及門族非止一身晞隨神武到晉陽補中外府功曹參軍帶常山公演友齊天保初行太原郡事及文宣昏逸常山王數諫帝疑王假辭於晞欲加大辟王私謂晞曰博士明日當作一條事爲欲相活亦圖自全宜深體勿怪乃於衆中杖晞二十帝尋發怒聞晞得杖以故不殺髡鉗配甲坊居三年王又固諫爭大被毆撻閉口不食太后極憂之帝謂左右曰儻小兒死奈我老母何於是每問王疾謂

曰努力強食當以王晞還汝乃釋晞令往王抱
晞曰吾氣力憊然恐不復相見晞流涕曰天道
神明豈令殿下遂斃此舍至尊親爲人兄尊爲
人主安可與校計殿下不食太后亦不食殿下
縱不自惜不惜太后乎言未卒王強坐而飯晞
由是得免徒還爲王友王復錄尚書事新除官
者必詣王謝職去必辭晞言於王曰受爵天朝
拜恩私第自古以爲干紀朝廷文武出入辭謝
宜一約絕主上順順賴殿下扶翼王納焉常從

容謂晞曰主上起居不恒卿耳目所具吾豈可
以前逢一怒遂爾結舌卿宜爲撰諫草吾當伺
便極諫晞遂條十餘事以呈因切諫王曰今朝
廷乃爾欲學介子匹夫輕一朝之命狂藥令人
不自覺刀箭豈復識親疎一旦禍出理外將奈
殿下家業何奈皇太后何乞且將順日慎一日
王歔歔不自勝曰乃至是乎明日見晞曰吾長
夜九思今便息意便命火對晞焚之後王承間
苦諫遂致忤旨帝使力士反接拔白刃注頸罵

曰小子何知欲以吏才非我是誰教汝王曰天下噤口除臣誰敢有言帝催遣捶楚亂杖扶藪十會醉臥得解爾後褻黷之好遍於宗戚所往留連俾晝作夜唯常山即多無適而去及帝崩濟南嗣立王謂晞曰一人垂拱吾曹亦保優閑因言朝廷寬仁慈恕真守文良主晞曰天保享祚東宮委一胡人今卒覽萬機駕馭雄傑如聖德幼冲未堪多難而使他姓出納詔命必權有所歸殿下雖欲守藩職其可得也假令得遂冲

退自謂保家祚得靈長不王默然思念久之曰何以處我晞曰周公抱成王朝諸侯攝政七年然後復子明辟幸有故事惟殿下慮之王曰我安敢自擬周公晞曰殿下今日地望欲避周公得耶王不荅帝臨發勅王從駕除晞并州長史及王至鄴誅楊燕等詔以王爲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督攝文武還至并乃延晞謂曰不早用卿言使羣小弄權幾至傾覆今君側雖獲暫清終當何以處我晞曰殿下將往時地位猶可

以名教出處今日事勢遂關天時非復人理所
及有頃奏趙郡王叡爲左長史晞爲司馬每夜
載入畫則不與語以晞儒緩恐不允武將之意後
進晞密室曰比王侯諸貴每見煎迫言我違天
不祥恐當或有變起吾正欲以法繩之晞曰朝
廷比者踈遠親戚寧思骨血之重殿下倉卒所
行非復人臣之事芒刺在背交戟入頸上下相
疑何由可久且天道不怕虧盈迭至神幾變化
盼嚮斯集雖執謙抱糝糠神器便是違上玄之

意墜先帝之基王曰卿何敢發非所宜言須致
卿於法晞曰竊謂天時人事同無異揆是以冒
犯雷霆不憚斧鉞今日得披肝膽抑亦神明攸
贊王曰拯難匡時方俟聖哲吾何敢私議幸勿
多言尋有詔以丞相任重普進府僚一班晞以
司馬領吏部郎中丞相從事中郎陸杳將出使
臨別握晞手曰相王功格區宇天下樂推歌謠
滿道物無異望杳等願披赤心而忽奉外使無
由面盡短誠寸心謹以仰白晞尋述杳言王曰

北齊列傳卷之三
八
若內外咸有異望趙彥深朝夕左右何因都無
所論自以卿意試密與言之晞以事隙問彥深
彥深曰我比亦驚此音謠每欲陳聞則口噤心
戰弟既發論吾亦欲昧死一披肝膽因亦同勸
是時諸王公將校四方岳牧表陳符命乾明元
年八月昭帝踐祚詔晞曰何爲自同外客略不
可見自今假非局司但有所懷隨宜作一牒候
少隙即徑進也因勅尚書陽休之鴻臚卿崔劼
等三人每日本職務罷並入東廊共舉錄歷代

廢禮墜樂職司廢置朝饗異同輿服增損或道
德高雋久在沉淪或巧言眩俗妖邪害政爰及
田市舟車徵稅通塞婚葬儀軌貴賤齊衰有不
便於時而古今行用不已者或自古利用而當
今毀棄者悉令詳思以漸條奏未待頓備遇憶
續聞朝晡給與御食畢景聽還時百官請建東
宮勅未許每令晞就東堂監視太子冠服導引
趨拜爲太子太傅晞以局司奉璽綬皇太子太
子釋奠又兼中庶子帝謂曰今既當劇職不得

尋常舒慢也帝將北征勅問外間比何所聞晞曰道路傳言車駕將行帝曰庫莫奚南侵我未經親戎因此聊欲習武晞曰鑿駕巡狩爲復可爾若輕有驅使恐天下失望帝曰此懦夫常慮吾自當臨時斟酌帝使齋帥裴澤主書蔡暉伺察群下好相誣枉奏朝士呼爲裴蔡時二人奏車駕北征後人言陽休之王晞數與諸人遊宴不以公事在懷帝杖休之晞脛各四十帝斬人於前問晞曰此人合死不晞曰罪實合死但恨其不得死地臣聞刑人於市與衆棄之殿廷非殺戮之所帝改容曰自今當爲王公改之帝欲以晞爲侍中苦辭不受或勸晞勿自踈晞曰我少年以來閱要人多矣充拙少時鮮不敗績且性實踈緩不堪時務人主恩私何由可保萬一披猖求退無地非不愛作熱官但思之爛熟耳百官嘗賜射晞中的當得絹爲不書箭有司不與晞陶陶然曰我今可謂武有餘文不足矣晞無子帝將賜之妾使小黃門就宅宣旨皇后相

聞晞妻晞令妻荅妻終不言晞以手拊膺而退
帝聞之笑孝昭崩哀慕殆不自勝因以羸敗武
成本忿其儒緩由是彌嫌之因奏事大被訶叱
而雅步晏然歷東徐州刺史祕書監武平初遷
大鴻臚加儀同三司監脩起居注待詔文林館
性閑淡寡欲雖王事鞅掌而雅操不移在并州
雖戎馬填閭未嘗以世務爲累良辰美景嘯咏
遨遊登臨山水以談讌爲事人士謂之方外司
馬常詣晉祠賦詩曰日落應歸去魚鳥見留連

忽有相王使召晞不時至明日丞相西閣祭酒
盧思道謂晞曰昨被召已來頗得無以魚鳥致
怪晞緩笑曰昨晚陶然頗以酒漿被責卿輩亦
是留連之一物豈直在魚鳥而已及晉陽陷敗
與同志避周兵東北走山路險迥懼有土賊而
晞溫酒服膏曾不一廢每未肯去行侶尤之晞
曰莫尤我我行事若不悔久作三公矣齊亡周
武以晞爲儀同大將軍太子諫議大夫隋開皇
元年卒於洛陽年七十一贈儀同三司曹州刺

